

奥兹：穿破时代的爱与黑暗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阿摩司·奥兹

奥兹在中国的传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已经开始,1994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便发表了由汪义群翻译的奥兹的短篇小说《胡狼嚎叫的地方》。

之后,译林出版社于1998年一次性出版了奥兹的五部作品。2004年,译林社又取得了奥兹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版权,并促成了奥兹在2007年的第一次中国行。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出版,便获得了当年的歌德文化奖。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奥兹对自己身份的一次寻找和确认。

小说的开始,奥兹便介绍了他居住的环境:“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于是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

奥兹的父亲和母亲均能说多种语言,有时候,为了不想让孩子听懂他们吵架的内容,奥兹的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会用俄语或者波兰语,但也不排除母亲生气的时候,不假思索地用希伯来语骂人,这样父亲便会很生气地指责她,不要让孩子听到。

奥兹就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然而,不幸的是,他十二岁那年,母亲因为受不了时代的压制,自杀了。阿摩司·奥兹在描写母亲自杀时这样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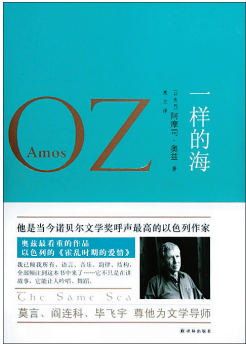
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相信一个作家都是从孤独处诞生的。

在接受中国媒体《外滩画报》采访时,奥兹曾谈到过《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作的困难,以及他的孤独,他这样说:“是的,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不得不面对我的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我的母亲选择了自杀,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也离我而去。许多年来,我因为我的母亲丢下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气愤,因为我的父亲失去我的母亲而感到气愤。我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想肯定是我在哪里出错了,否则我的母亲不会选择自杀。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生活在记忆之中,生活在久远的童年中,这让我感到痛苦,我时常在写作中落泪。但这次写作也让我享受到乐趣,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也不悲惨,记忆中还是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时刻。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归‘和平’的旅程,与我的父母重归‘和平’,与我自己重归‘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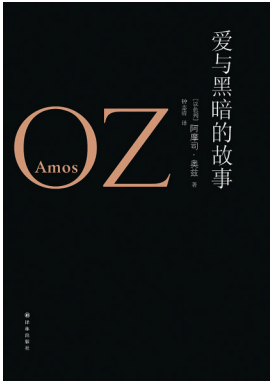
奥兹所说的和平,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与过去的生活和解。是啊,当他走过黑暗的时代,穿过被爱抛弃的时代,一点点找到自己,确认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又一次觉得,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父母亲的爱和指引。他的那些孤独被爱化解。

日前,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自导自演的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此次,娜塔莉·波特曼以导演身份携其处女作做客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现场,这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受瞩目的一场放映活动,开票当日,621张票在10秒内被迅速秒光。而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便是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

阿摩司·奥兹(1939-)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奥地利卡夫卡文学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一样的海》
作者：阿摩司·奥兹
译者：惠兰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版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者：阿摩司·奥兹
译者：钟志清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4月版

充满谜语的小说语言

在给我的朋友推荐《一样的海》这本书时,我是这样说的,我今天看完了此书,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关键词如下:道德与禁止与释放、爱以及爱、远行、梦、死亡或者一场舞蹈、性爱、洁白的以及柔软的……

这是一本非常挑战阅读的书,因为它的语言是飞翔的。

这不是一本剧本,却有着剧本一样跳跃的镜头感,我看到镜头放大后的半封信和压低了声音的旁白。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来由地想到当年阅读米兰·昆德拉的《慢》的感受,每一段都可以放下来,然后停上两天,再来读,我觉得那么陌生。

这就是陌生感,仿佛这两天不见,这段我已经阅读过的情节远行了,沾染了异域的味道。

这是一本充满了谜语的小说,我相信作者奥兹用心建构了这个故事的地图,从哪里出发,又回到哪里,中间的崎岖如何通过,这些都是在写作前都已经画好的图像。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会打破这些计划,我读出了那些变化。

用诗歌来写小说,是过去的时态了,有歌德和莎士比亚。然而到了现在,奥兹接上了他们,《一样的海》,用近乎全面的技术手段,告诉我们爱、性、孤独感,以及人性里最为温暖和坚定的部分。

在身体这样一个意象已经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时候,奥兹释放了身体,他写尽了孤独样式,和身体里最为干净和正常的欲望。

每一次进入《一样的海》,我都会觉得,我不是在读一个小说,我在进入一个灵魂的展览馆,小说里每一个人都有着配音演员一样的美好声音,虽然形象模糊,

他们的话那么轻盈,随时会飘进我的思想里,眼睛里,甚至即将要做的事情上。小说充满了谜语,而答案却不固定。📖

相关链接

奥兹的中国心结

奥兹和中国读者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1996年,我在特拉维夫大学首次与奥兹见面并交谈时,他向我讲述过他的家学:“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于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

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达到心灵上的贴近与沟通,他说:“现代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我相信,我们在家庭生活的组合、家庭生活的温情、家庭生活的深处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我不但希望我的小说在富有人情味上让中国读者觉得亲切,而且要在战争与和平、古老身份与全方位变化、深邃的精神传统以及变革与重建文化的强烈愿望方面唤起人们对现代以色列状况的特殊兴趣”。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只有到了2007年夏秋之交,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实现了他访问中国的梦想。

(钟志清)